

我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提供不同的食物，既给观众以选择权，又用丰富的食物去养育多元趣味、欣赏水准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迎合和满足。

秒钟究竟试图负载我们生命中的什么？所以去看电影和去刷短视频是不同的，心理体验和心理诉求是不同的。

中国成为电影大国要有自己的艺术标准

张英：你为什么把中国电影称作是一个奇迹？

戴锦华：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是一个新生的奇迹。一个是它在全球电影工业衰落，甚至完全被视为夕阳工业的情况下逆势崛起，这完全是一个奇迹，几乎是世界电影业的全部希望所在。另外，世界范围之内，除了美国基本都是经济起飞电影崩盘，这是共同命运。而只有中国的电影和经济同步起飞，它是双重奇迹。但正是因为它作为奇迹，是一个短期内长出来的巨无霸，所以它有很多环节的缺失，成长不完全。更重要的是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形成：中国电影对于自己的文化主体和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一种认识。

张英：电影的意识形态和观念，有那么重要吗？

戴锦华：1949年以后，我们的电影一直是被国家高度重视的文化产业，而且也对民众生活、对社会

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在以前的那种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，民营和个人想进入电影产业，可能性几乎没有。所以我觉得，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的人群，对电影所怀抱的那种特别的热情，其实也是这个历史原因造就的。

这个过程是偶然也是必然。在整个中国经济的这种起飞过程当中，电影一边比较“轻”，因为它作为一个产业，数字微不足道；但是另外一边，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忆，使人们一直对电影作为一个产业有那种期待。包括政府对于电影的重视，包含资本对它的青睐，这些偶然的原因同时发生了，我觉得是一个携带着历史能量的相遇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

电影一直面对一个非常矛盾的命题，一方面电影投资带有最大的风险性，这种影片跟观众之间的对话，即使有最大的诚意也未必能达成。在这中间，观众真的是一个抉择人（我不想用上帝这样的词）。又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：观众是被喂养的，是被动接受的。那么，我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提供不同的食物，既给观众以选择权，又用丰富的食物去养育多元趣味、欣赏水准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迎合和满足。不同的人群，可能有不同的需求，这就需要我们有多元的产品，去满足

不同的分众需要。

张英：就是导演、制片人、投资人要想好，拍对哪种类型、拍好什么故事。什么都要，什么都平衡一下，最后容易变成讨好和迎合，结果大家还不满意。

戴锦华：我认为不需要平衡。所谓小众的电影，也是小成本的电影，它不必寻找大众接受，只需要找到它的那部分观众，就已经可以满足成本的回收和利润了，从而保证下一部影片的拍摄。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，我们去用几亿拍成的电影的票房，对比用几百万千万拍成的电影的票房，这种比较没有意义。即使在单纯的市场和商业的意义上说，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，一种完全不同的核算和讨论的方式。

商业大片以追求票房的大满贯为目的，而小众的电影则完全不同。我跟很多导演谈过，很多人说我们只希望回收的资金可以让我们再拍下一部电影，电影创作的延续，和与观众的相遇，就是他们的诉求和他们的满足来源。对于这些电影来说，它的商品属性和它的利润诉求，不是最首要的需求和目的。

张英：你看电影的时候，是看故事吗？

戴锦华：我们喊“内容为王”的口号，但我觉得在创作实践层面上，还是有很大的欠缺。电影的内容和故事，从来都不是赤裸裸的目的，必须用电影的视听时空语言来展现，然后被我们认可。

同时，我有一个梦想，中国要成为一个电影大国，最后我们能用电影作品确立起中国的美学标准。现在有好莱坞式的美学标准，有曾